

新加坡 — IANA 管理权移交/加强 ICANN 问责制说明会
2015 年 2 月 8 日，星期日 — 17:30 至 19:00
ICANN — 新加坡

贝特朗·德拉夏贝尔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欢迎大家。如果大家想就坐的话，我们就能按时开始。

欢迎各位。我的名字叫贝特朗·德拉夏贝尔。我是今晚此次会议的主持人。

此次会议的目的是让大家对这周将如何处理 IANA 管理权移交和 ICANN 问责流程的各种问题有个大致了解。这不会是一个特别深入的讨论。这周会有许多不同的会议。在座的专家组大致分为两部分。

我要介绍的前四位将作汇报，从而展开问题的框架。

专家组右边的其他人，他们每位实际上都参与为解决这两个问题而设立的各种工作组和子工作组的工作，有时还是主席或联合主席。

因此，在本次会议最后我们将留出一部分时间进行问答。闲话少说，我要请前四位开始发言。我要请各位发言人把时间控制在分配的七分钟内。

未知发言人： (不在麦克风前)。

注：下文是一份由音频文件抄录而成的 Word/文本文档。虽然抄录内容大部分准确无误，但有时可能因无法听清段落内容和纠正语法错误而导致转录不完整或不准确。本文档旨在帮助理解原始音频文件，不应视为权威性的会议记录。

贝特朗·德拉夏贝尔： 我会紧凑点。那么第一位发言人是特里莎·斯旺哈特女士（Theresa Swinehart），大家知道，她是 ICANN 总裁的高级战略顾问。

特里莎，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周的大致规划以及有哪些会议吗？

特里莎·斯旺哈特： 我很愿意。谢谢大家光临本次会议。另外，还要感谢社群中的每个人在这一流程上所做的所有工作。这些工作非常出色。

虽然是让我谈谈这周的工作，但我想对我们很多人而言，感觉好像我们已经在这里工作了一周一样。上周五和周六，IANA 协调小组举行了一次面对面会议，这是他们的第四次会议。今天早晨，ICANN 董事会和问责制工作组已经有机会进行讨论了。因此，工作还在进行。

我来简要介绍一下除了本次会议以外，还会有哪些社群举措。周一，会有一个回应 IANA 协调小组提案征询的会议，具体侧重于两个运营社群的反馈，还会与命名社群进行讨论。

对于 ICG，每个运营社群都会就其提案的各个方面作出介绍，还有大量的问答和对话时间。你肯定会听到专家组内领导该工作的其他人的介绍。

强烈建议参加该会议。这是了解 IANA 协调小组正在开展的所有工作的大好机会。周一下午，问责制工作组将召开工作会议。此次工作会议支援一直以来召开的电话会议和早前在 1 月召开的面对面会议。

这是一次工作会议。本周后期还有一个会议。该会议对成员和参与者开放。任何人都可以参加，不过是作为观察员。扬·舍尔特（Jan Scholte）会介绍该会议的某些方面并支援该工作。这就是周一的安排。

我们知道各个 ICANN 会议上还有很多其他工作。所以，我们要重点予以介绍，显然还有其他工作。

周三，问责制工作组将召开一个参与会议。这不同于一次工作会议。参与会议将介绍问责制工作组的大致现状。会上也可以问答，与会者还有机会与工作组接触。

还是在周三，命名社群工作组将召开工作会议，这是给 IANA 协调小组的一项提案。也强烈建议参加这次会议。它向观察员开放。成员和参与者将领导讨论。

不过还没完。周四，问责制工作组将召开另一次工作会议，也是第二个会议。该会议允许观察员参加，以观察该工作组的工作。命名社群，即向 IANA 协调小组提供反馈的第三个运营社群，将召开一次问答会，供社群参与对话并就其工作与社群交换意见。

部分信息将围绕一份他们发布的社群现状和迄今工作成果。

接着在周四下午我们有一场公共论坛会议。此外，支持组织和各个选区组也有各自的对话，当然，是围绕移交和其他工作。

这就是这周所有与移交相关的活动的大致情况。我相信还会有很多非正式的走廊交流。

就这么多，感谢大家。

贝特朗·德拉夏贝尔： 非常感谢，特里莎。另外谢谢你没超过时间。

在我把时间交给拉里·史特里克林（Larry Strickling）前，我想重点讲一件事，大家知道，多利益相关方环境，特别是 ICANN 喜欢用简称。因此在座各位可能对各个流程到底是什么认识参差。为了补充特里莎已经提到的那些会议，务必记住去年公告后设立的两个渠道之间的根本区别，一个渠道专门针对 IANA 管理权移交，即：削减了 NTIA 在当前 IANA 工作流程中的作用和一系列职能后，取代或移交的进展。

与其并行的第二个层面是讨论 ICANN 总体问责制的演变和改进。将会说明，了解这两个流程并行运作十分重要。有一个叫 ICG 的小组在处理 IANA 管理权移交的这部分工作。

在座的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先生（Patrik Faltstrom）就是 ICG 的。他之后可以解答你的一些问题。前两天他们已经召开了面对面的会议。

另一分支是加强 ICANN 问责制跨社群工作组。简单地说，ICG 下设若干子组。子组分为三个，因为参数、名称和号码各有不同的流程。

我不会讲得太细，我认为这个总构架有两个支柱：一个是 IANA 管理权移交，另一个是 ICANN 总体问责制。在 IANA 管理权移交这根支柱上，有参数、号码和名称三块。将在这周更详细地探讨。

现在，我想介绍的人大家可能已经在这里见过了，NTIA 的拉里·史特里克林，他或许是一个恰当的人选来说明一下推出这项举措的意图，以及在一、两周前的会议上大家提出的某些问题。谢谢。

拉里·史特里克林：

谢谢，贝特朗。那么，好的，我想用我的时间来回答一下最近几周提出的一些关于 NTIA 在移交中起什么作用的问题。贝特朗提到，我两周前在华盛顿的互联网现状大会上发表了一些意见。我想回顾并更新一下我在那些意见中的某些观点。

我想说的第一个问题是去年 12 月国会采取的联邦政府为本财年拨款措施的影响。可能有些人已经听说，国会在向我们的拨款中加了一条，将限制 IANA 将拨款用于在 2015 财年放弃我们对 IANA 职能的管理权。

我在互联网现状大会上说过的今天在这里要重申一次，有个小问题：我们去年 3 月的公告已经导致了許多担忧和许多问题被提出，特别是在美国国会成员之间。我当时说过，在这里还要说，我们欢迎他们的关注。我们确认他们的许多担忧是有道理的。我们认为解决和回答关于移交的问题十分重要。我们认为最佳的解决和回答方式是通过当前实行的稳健、开放的多利益相关方流程。

我们很认真地对待拨款限制。我们不会使用今年的拨款在 2015 年 9 月 30 日前终止 IANA 职能承包合同。

但是，我还要说，从法律的角度讲，国会没有真正将 NTIA 架空，也没有将这个流程架空，这点很明确。

我想国会预见到了该社群会继续参与移交。这其实就要求我们进行汇报，让国会全面了解这里发生的事和各个会议上已经发生的事，从而制定移交计划。

所以我们的确想主动监督讨论。我整个这一周都在这里。我的员工菲奥纳·亚历山大女士 (Fiona Alexander) 和艾什莉·海涅曼女士 (Ashley Heineman) 也在，她们将参加许多会议并听取讨论。

当然，在 ICANN 的政府咨询委员会会议上，我们将继续代表美国。

我们将在我们认为适当的时候提供非正式反馈，我已经在这样做了。我和所有人一样，知道我们不能、也不应做任何会干扰当前这个开放性、参与性流程的事。我们当然支持那种欢迎所有想法，且参与者能够全面测试所有移交方案的流程。

为此我们认为，每个人都有责任以其认为恰当的方式参与。对于我们，如果通过提问可以确保社群能够制定一个回答所有合理担忧的缜密计划，我们会这么做。我已在许多场合被问到美国究竟要一个什么样的计划。我都无一例外地回答，我们要的计划是让 ICANN 保持作为一个不受政府控制的多利益相关方组织，该计划由社群通过开放、透明的多利益相关方流程制定，有着广泛的多利益相关方支持。

我已经非常明确地说过，对于这一流程，没有任何一个或一组利益相关方有否决权，无论是政府、业界还是民间团体。但是我们有平等的话语权，所有利益相关方都需要在这一过程中表达自己的意见，包括 ICANN 领导层，他们是利益相关方和社群代表，代表自己的权利，对帮助传达这里的提案非常重要。我必须说一个人意见一听到今天早上董事会成员计划更主动地参与这一流程，我非常高兴。我认为，很明显，作为这一社群的领导，他们具备重要的知识和专业技术，这些应对这一流程颇有帮助。

审视当前流程，我们觉得务必开始提出一些问题了。我两周前在互联网现状大会上已经这样做了，今天想再回顾一下。这些意见涉及 CWG 命名工作组在 12 月 1 日的提案。让我回顾一下，另外，我会增补一些自己的观察，因为我当时在场。

该提案提议设立几个新实体参与和命名相关的流程。我们两周前请社群考虑，今天我再次请社群考虑，设立此类新实体是否会影响域名系统在移交期间和之后的安全性与稳定性。我还要请社群考虑，鉴于需要在最终移交前建立、采用并测试这些架构，是否能在一个符合所有利益相关方预期的时限内完成所有这些工作？

今天在一个有一些 CWG 代表参加的会议上，我询问对于这些已经摆到台面的提案，是否讨论过或预计过会用多长时间来实施其中的一些。我不得不说没人能回答，我希望大家了解，实施必须作为一个因素计入移交时限。如果提案需要一年来实施，那么就会拖延 IANA 职能的最终移交。

我们想确保该提案对于根区管理服务的客户而言，是一个可以预见且可靠的流程，我们就此进行了询问。我不得不说，在这里，注册管理机构社群作为 IANA 职能的客户，其实际运作需求似乎缺少起码的公众反思，这使我有些迷惑不解。

我希望见到任务清单、绩效指标、资源机制，但我没有看到。我希望实际上这些都在进行。不过我要说，今天早上，CWG 的联合主席乔纳森·罗宾逊先生（Jonathan Robinson）和利兹·富尔女士（Lise Fuhr）评价说，当前 IANA 的技术工作在可靠、充分地执行。

我想问社群的问题是：怎样使其保持下去？我们期望看到制定好的各种提案不断涌现。

我想提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提案是否能避免以新的形式重复现有问题或者创造新问题。很明显，对于现有系统的问责制存在担忧。我再问一次：设立新委员会或架构仅仅是制造一组新的问责制问题吗？我们希望这些问题和类似的问题能在将移交计划呈交美国政府前解决掉。

对于 CCWG 工作组的问责制，我要说的不多。我想说虽然他们起步晚，但很显然他们在需要处理的许多问题上都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我只想加一句一开始就说过的话，该小组必须对提出的所有解决方案进行压力测试，以防范今后可能发生的事，如：试图影响或取代 ICANN，无论是董事会、工作人员还是利益相关方团体，如今都不可能获得 ICANN 与 NTIA 的合同。

我们曾鼓励过这个小组，今天我高兴地看到他们的日程上有解决以下问题的安排，如：怎样解除或更换董事会成员，利益相关方是否应对他们失去信心，以及如何纳入并改进当前的问责手段，例如《义务确认书》所提倡的审核。

随着两个小组继续开展其工作，务必测试和检验拟定提议，从而确保最终向我们提出的流程、程序或架构实际可行，这将有助于我们审核最终提案。

在这一点上，我最后要说的是，计划必须全面、完整，需要针对 IANA 合同中涵盖的所有职能，我要特别指出：管理 .INT 顶级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往下进行前，我再说最后一点，我想重申一下没有什么雷打不动的最后期限。

提出的目标日期 2015 年 9 月是与 ICANN 的基础合同期到期的时间，不应将其视为最后期限。如果社群需要更多时间，我们能将合同最多延长四年，但我希望没人认为需要四年才能完成。我们可以取得 ICANN 的同意，延长不超过四年；我认为社群务必继续带着紧迫感和使命感完成此工作。

不过，最终是由社群来确定最适合利益相关方的期限，以便利益相关方制定符合 NTIA 条件且最终可行的提案。

我想感谢大家参与这一流程。我相信这个社群能将它做好并在流程结束后会更强大，我们大家都与移交和确保互联网继续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开放、活跃平台息息相关。

就是这些，我们会在后面听取问题，不过现在让我们请其他人介绍。

贝特朗？

贝特朗·德拉夏贝尔：

谢谢。非常感谢，拉里。

[掌声]

我从你的发言中得出两点。

第一点如我刚才所述，重点指出在 IANA 管理权流程中，有三大分支：参数、号码和名称。你提出的大部分问题专门针对或重点针对名称组织，即 CWG 制定的提案，在座的利兹·富尔女士 (Lise Fuhr) 是 CWG 的联合主席，一会儿可能会就此发言。

我想强调的第二点是你对时间的两层说明，第一层是最终期限和可能的延期，而需要考虑的第二层是编制提案与实施提案和制定实施所需时间之间的区别。

在座的跟进过新通用顶级域项目的任何人都知道 2008 年的协议时间和日后实施所用时间的区别。

因此提醒一下，即便现在写成书面文件，有时日后还需要推敲。

现在，很高兴轮到埃拉·麦格辛纳先生 (Ira Magaziner)，大家可能知道，埃拉是克林顿健康倡议组织的 CEO，也是加强 ICANN 问责制跨社群工作组的一名顾问。

另外，你们大部分人也知道，他曾在克林顿政府就职，ICANN 的整个架构就是在那个时候建立的。

我非常高兴他能出席，最根本的问题 -我想请他介绍的问题是：如今所做的多少事是 1998 年计划完成的？

埃拉·麦格辛纳：

非常感谢。

我想稍谈一下历史，因为我认为这和现在正在进行的事有关。

ICANN 这个想法始于我在白宫的办公室，是在 1996 年非常艰难的几周应运而生的，我想将大家带回那个时期，说说当时可能会出现、且如果现在处理得不妥，仍然可能会出现的另一个世界。好吗？

起初，克林顿总统在 1994 年要我想一些点子，如果他 1996 年连任（后来他真的连任了），可以做些什么来提振美国经济的长期增长。

1994 年那时，法国用可视图文小型终端的人比全球上互联网的人还多。那是个很不同的时代。

但是，我们还是看到了互联网的潜力，我和他说“有三大新技术浪潮可以帮助全球经济长期增长”，互联网是一个，人类基因组排序及其对生物科技的意义是第二个，再生能源是第三个，我们应该尝试去做的是加快针对这三大新技术浪潮的政策环境建设，从而为世界带来经济增长和社会效益。

你们当中学经济史的人知道，整个历史上就是像这样的技术浪潮会带来长期经济增长，对吗？

互联网排第一，幸好在那时，其他内阁秘书和高级官员对互联网还不甚了解，因此，他们说“没问题，如果麦格辛纳想做，就让他做吧，”我就有了相当自由的方式来做这件事，并帮助制定了这个计划。

未知发言人： 那些日子已经过去了。

埃拉·麦格辛纳： 对，

那些日子已经过去了。我知道。拉里的工作比我艰巨。

我们在白宫外协调此事，并设立了一个跨政府小组看看需要做什么。最后编写了一本白皮书，后来在一系列国际协议和美国国内法律中实施，那时讨论过对每比特传输设比特税，你们有人可能还记得。我们去掉了这一项，使其成为一个无税的环境。在世界贸易组织中有关于对电子商务征进口税的讨论。我们去掉了这一项。有很多关于审查制度的讨论。我们也去掉了。为数字签名建立了一个全球环境、为市场和互联网社群设立标准建立了一个全球环境，而不是由政府监管去做，还做了八、九件其他事，创造了以市场为推动力的环境。

其主要目标是让互联网按照自己的速度发展，并释放许多人的创造力，帮助打造互联网环境。

在这一过程中，一度有两周时间我需要就如何继续开展互联网工作寻求法律意见，那时，美国国防部通过一个叫 DARPA 的机构向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乔恩·波斯特尔 (Jon Postel) 放出了 IANA 合同，之后，商务部向当时叫 Network Solutions 的公司放出了名称和根服务器。

法律顾问回来说，“你知不知道有 53 宗诉讼质疑这些授权，这种做生意的方式，他们在努力走上完全不同的司法系统，有些已经快成了，这很可能会分裂互联网，因为有很多对技术一无所知的法官将作出这些裁决？”

同时，我接到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 (DARPA) 负责人的电话，说，“我们想退出，我们不想再控制它了，我们明年将退出，不管你们这些人怎么决定。”

我接到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校长的电话，他说，“我们收到了所有将我们作为诉讼主体的诉讼。我们不想再做了。我们想退出。”

国际电信联盟找到我，在 12 年反对采用互联网协议后，他们突然决定想控制互联网，所以他们想接手。

同时，美国国会的一名代表也来找我，说，“看，美国发明了互联网。我们要让它受到控制。这是国家安全问题。别把它当儿戏。”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来说，“我们想监管互联网电话”，大家都知道具体情况了。这是

那时，我开始怀疑我们是否真的能成功。

现在，ICANN 这个设想就来自于那时，已经有几——

顺便说一下，那段时间，还有一些大势力和我接触，他们是不同的集团公司和行业组织，他们想大举投资互联网，但又不想在那样的环境，那种无法预测的法律环境下投资。因此，他们来说，“看，我们认为这里有很多潜力，但是我们不会投资，除非我们看到这里进行的一切更加稳定。”

另外，国际互联网协会也认为他们应该且有权经营互联网。

总之，我们所做的是我们必须平衡许多不同的利益，但我们认为，它必须是一个国际化的媒介，而不是美国政府控制的，否则它就不会腾飞，不会赢得全球的采纳，它必须是一个国际化的媒介。

为什么没有选联合国？联合国不但代表政府，而且行事缓慢，会被各种全球政治牵绊，而互联网必须发展得更快，互联网有许多利益相关方，不仅仅是政府。

因此，移交给联合国或者政府机构都不行。

另一方面，大家也不想将互联网的运作收缩为商业盈利利益，因为有太多全球价值在里面，不能仅交给某些盈利利益。

因此，我们在历时一年半左右的磋商后，想出了前所未有的多利益相关方群体这个主意，该群体代表各种利益，草根、民主，本质上是一个技术团体而不是政治团体，不过政府承认，因此，它有法定权限来做需要做的事，可以处理诉讼，有可持续的收入基础，无需依靠拨款，可以独立做生意，但是必须开放、透明等。

因此，ICANN 作为一种流程应运而生了。

我在离开白宫时已经决定，我不应参与 ICANN 事物，因为这样会开个坏头，让负责制定流程的人参与、处理流程。我认为，ICANN 需要独立。

那么我为什么回来叨扰大家呢？

因为我们心中还有一件事至今未实现，是与美国政治有关的各种问题。

设立 ICANN 时，我们的意图一直是美国政府将放弃其最终管理权。然而美国政府在移交期间掌握这种管理权也是合理的，因为没人能确定会发生什么，大家都想保持稳定，不过美国政府放手给全球性的、以多利益相关方为基础的流程始终都是我们的意图。

当前的华盛顿政府，以及在拉里的领导下，正朝着那个方向迈进。我们为此、为我们当中早期为之付出努力的人喝彩，我们认为继续推进这一工作是绝对必要的。

现在，作为一个观察互联网的局外人，我知道大家 — 因为大家都是专家，且日复一日参与具体工作 — 可以告诉我 ICANN 的所有问题和所有做得不对的事等等，这无疑是一个混乱的流程。如果有很多利益相关方什么的，民主通常都是混乱的。

但是，让我们从局外人的角度来看这一切。

我是说，互联网的发展日新月异，超乎任何人的设想。

大家有了 WiFi。大家有了移动设备。大家有了多种语言。大家有了正在出现的这一切。你们从来不读关于严肃问题的大事。基本上，互联网兼容并包所有这些，它正常运作、不断发展，而且有声有色。

所以从局外看，会觉得与 53 宗诉讼和所有这些组织争相控制等相比，结果不算太坏。

因此我认为，结束这一流程并得出最终结论非常重要。

现在，最后几句。

我认为拉里和美国政府为移交制定的标准非常好。我素以直率闻名，如果我有什么负面意见要说的话，我一定会说。但我没有。我认为他们制定了一套非常好的标准。我要特别强调制定流程和移交计划的透明性和多利益相关方性质，你们做得很对，这是保持互联网开放、互用的关键。我认为最大的担心 — 我知道克林顿总统的有些话令人们紧张。我已经就此和他谈过了。我想说，他支持这一流程。他唯一关心的是要确保有相应的问责机制，让互联网保持开放、充分互用且不会被将结束该流程的私营特殊利益团体或政府所掌握。

所以我认为这至关重要。

当然，我们进行这些工作的同时还需要保持互联网的稳定。

所以，让我用下面的话结束我的发言：你们作为一个小组，作为 ICANN 广大社群、多利益相关方社群在建立流程方面面临着一项真正的挑战。我知道如拉里所说，不一定非要在某个时间完成。我会建议尽快做，因为我认为现在是一个完成这项任务的难逢机会，你们应该抓住这个机会。我认为你们真的有责任认真、正确地完成这项工作，因为互联网在过去 19 年发展得颇有声色，以后 50 年将会怎样发展，完全掌握在你们手上，所以请确保正确地完成所有工作。

这项任务值得你们大家花时间和精力去做，如果做得妥当，世界将继续以我们无法想象的方式受益于互联网并继续向前发展。

谢谢。

[掌声]

贝特朗·德拉夏贝尔： 谢谢。看到一个政府的承诺切实履行的情况总是很有意思。这需要花时间，但能看到信守承诺总是件好事，作为前公共官员，我很欣慰。

我只想捡两件事说。

或许可以让我们确认一下。你明确证实，如今所发生的一切完全符合原先的意图。另一件是简要探讨一下你在 CWG 中的以下用词：即：“私营部门领导”、“私有化”与“多利益相关方”、“多利益相关方化”或移交给多利益相关方社群。

你是否能确认这两种表达的含义相同 ——

埃拉·麦格辛纳： 好的。首先，使用“完全意图”一词的预见性太强了。根本不可能达到完全。但可以肯定的是现在的流程符合原先的意图，而且写入了我们最初的白皮书。该流程本应早点儿出现。不过鉴于美国的各种政治原因，并未如此。不过现在出现了，所以千真万确。这是原先的意图。

其次，关于使用词语“私有”和“多利益相关方”，我说的“私有”就是多利益相关方。是为了与政府领导的流程区分。政府需要参与，当然他们参与了，他们需要扮演多利益相关方的角色，但是由广大社群领导，该社群主要是由不同利益相关方组成的私有社群。

因此“多利益相关方”永远是指我们所说的私有解决方案，与政府运作的解决方案相对。

我说过，我们有那种感觉的原因是——

顺便说一下，大家知道，美国有些人现在会说，“看吧，如果一切都那么顺利的话，为什么要改变？美国政府为什么不能继续监督？”

回答是：没错，从政治上说，现在可能行得通，但是如果将所有这些都交由某个政府，那么在未来的政府，会掺入无法预测的政治考虑因素，这会干扰整个全球使用，因此，从长期来讲，最好采用多利益相关方模式，此外，因为这是一个真正的全球媒介，应该由全球监督。我前面说过，联合国大体是一个跨政府组织，因此不是合适的国际机构，而且与互联网相比，其行事缓慢。虽然互联网不像某些人想得那样发展快，但比联合国的流程快。这就是为什么选多利益相关方的原因。

希望这样回答能让你满意。

贝特朗·德拉夏贝尔：

当然。谢谢。非常感谢大家。

很快再说一点。

关于你用的一个词，我们用了很多“稳定性”和“安全性”的说法。而你用的词是“预测性”，我个人认为很值得在那些讨论中记住，我想用这个词，因为这是一个重要的措辞。

现在，我要把时间交给沃里克大学的扬·阿特·斯科尔特 (Jan Aart Scholte)，他也是加强 ICANN 问责制跨社群工作组的顾问之一。请你在规定的时间内，重点讲一下 IANA 本身的问责制和 ICANN 总体问责制之间的区别。我知道你有些幻灯片要放。

扬·斯科尔特:

好的，谢谢，贝特朗。下午好。很高兴来到这里。感谢大家光临。以下内容根据我在伦敦写...的演讲改编，力图反映自那以后的新情况。只是一组问题。我再一次遗憾地说，自伦敦以后，我还不是是一名 ICANN 专家。我开始想这个机构根本没有打算让我成为他们的专家。不过，我仍是一名顾问。明确一下，我是一名无薪学术顾问。

贝特朗刚才提到，我们有两个核心问题。我们的一个核心问题是问责制，当下的问题是如何将履行 IANA 职能的问责制理想地构建为适用于后 NITA 环境。这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首要问题。还有更广泛的关于 ICANN 问责制和全球互联网治理的问题，这是次要问题。还有一个小问题，即：对一类问题的回答有多少能套用在两类问题上，人们的划分不完全一致。

两类问题下分为九个小问题。什么是问责制？问责制由什么组成？你希望问责制为你做什么？向谁问责？对谁负责？通过什么机制问责？那些机制是否有效？它们是否公平？最后履行问责制的人如何问责？我想，我对每个问题有 45 秒的说明时间。好的。对于问责制，人们有不同的想法，它是 IANA 合同持有方回应受影响人群的流程，这些人群受合同持有方履行或不履行 IANA 职能的影响。问责制由什么组成？我通常会将其分为透明度、咨询、审查、矫正。我注意到在讨论中，抱歉，最近关于审查和矫正的讨论很多，而透明度和咨询则不然。我只是提出问题，这是否表示大家对现在的透明度和咨询都很满意。也许就是。

其次，我听到人们谈论审查和矫正时，他们通常谈的是惩罚错误。其实审查和矫正还关乎组织的学习和改进。因此它不总是打板子。或许大家可以记住这两方面。

我注意到各类讨论中还谈到将检查、平衡和独立作为问责制的衡量指标。我想知道这些是否应为问责流程的期望性质，而不是问责制本身的核心组成，不过我们可以在后面几天就此进行辩论。

为什么问责？我是说，也许有人会记得。你为什么想要问责制？现在，我读工作组等组织的文章，里面都会大谈特谈你有责任遵循法律、恰当的流程、步骤。这是可以让你负责的一个方面。另一个要负责的方面是 IANA 正常履行职能，确保履行，且行之有效。此外，你还可以要求对财务管理问责？对民主参与和控制问责？我的意思是，你可以就你听到的实际行为对其中牵涉的任何人负责。我听有人说，应该有分配公平问责制，从而使目前还没有互联网的人都能用上互联网。这是一个问责制的问题吗？道德操守，我听有人说 ICANN 应该，或者 IANA 合同持有方应该负责达到人权标准等。

我认为还有一个问题。到现在为止，前两个问题主要出现在讨论中，但是我还听到有人在走廊谈论其他问题。由谁问责？我是说，谁将对 IANA 职能负责？我想大多数人似乎都认为是 ICANN，但是对是否永远由 ICANN 负责还存有争议。对谁负责？好了，现在涉及利益相关方了。如果大家看过跨社群工作组的最新报告，就能看到一系列长长的各种可能的利益相关方清单并附带各种缩略名，对吗，贝特朗。你可以将其分为企业家、拥护者、管理者和用户。我想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可以归入其中一类，但是然后你会陷入 ICANN 语言，这会变得更加复杂。将通过什么机制来达到问责呢？光说不用的否决美国政府，但这是一个将要被撤销的问责机制。通过 ITU 或另一个国际政府间组织的政府间主义已经被摒弃。2001 年曾尝试通过直接选举来实现问责制。但我想大多数人都对这段历史印象不佳，因此现在没有听到任何人再提出这种建议。但是有这个可能。

因此，多利益相关方的方案就成了赢家。当然，这只是个大概，因为有太多不同类型的多利益相关方方案，你必须详细了解，这无疑就是大家现在谈论的。除了那些多利益相关方方案以外，可能还有来自更大领域的问责制，有外部审议的问责制，可能还有司法形式的问责制。

然后是对此的最后一个问题。大家希望该机制有效。拉里和埃拉已经强调了它的重要性，以及压力测试等。大家可能还会询问公平机制。这些机制有效吗，以及对谁有效，还有它们是否涵盖所有利益并公正地平衡这些利益。因为每个人的利益不尽相同。我听说，大家知道，大家听过有关一个 ICANN 社群的讨论，在座的各位在这里相处融洽，非常和谐。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都有相同的利益。还有人谈到公众利益。大家一定要小心。有些人谈到“这项”公众利益时，他们是为自己主张这种利益，通常不是全体公众，而是某些部分的公众。所以大家要仔细甄别，特别是使用这种语言时，到底出现的是什么情况。以平等的地位谈自下而上流程。这很好，不过要确保真的是这样。大家可能想问谁属于 ICANN 社群，谁不属于。因为 ICANN 社群和全球社群是有区别的。每个人会面临的问责制不均衡，如果大家环顾四周，我想大家能看到某些国家代表、地区代表、语言代表等方面的不平衡。还可以继续往下数，比如残疾等。另一社群也不均衡，你可能想考虑这一点。我知道的是 58%。这是说，有 58% 的世界人口不上网，他们可能也对互联网治理有兴趣。最后，问责制的问责制。这些想法送给在座的想对 IANA 合同持有方问责的人。问责是相互的，每个人都必须承担责任，包括问责方。所以，也审视一下自己，说说你作为一股问责力量有多透明。你是否乐于被咨询？你的活动有多少需要进行独立审核。当你自称代表受影响公众时，有多少需要矫正？我们刚才还略谈了一下代表，这

是因为我听到很多人谈他们在代表谁，现在还有成员和委派代表的新说法，稍微认真想想你其实在说什么。你说代表谁时，是否为他们说话？为谁说话表明你已经明确受到某种推选或法律之类的委托。我认为很多时候，人们说他们代表谁时，其实他们并没有为所代表的一方说话。不是以正式委托的方式。这并不意味着一个人没有权利说话，但与当选议会成员还是有些差别。你可以用一种身份说。你可以用一种身份说。你可以说我从某个国家来，或者我是残疾人士等等，我要求 — 对此我要求了解更多，因为我属于某种情况。这样没问题。你还可以称自己代表谁，因为你和某个组织就此商议过。这也没问题。通常你只是说什么事。我想想 — 算了，没什么例子。但是代表谁和说什么不太一样。因此对于问责方的问责，需要考虑很多。大家如何通过像今天这样的会议，实现 ICANN 社群向由当前和潜在互联网用户组成的更广泛的全球社群负责。我很高兴这是你们的问题，不是我的。

[笑声]

贝特朗·德拉夏贝尔：

谢谢。谢谢，扬。我想在这周的会议上会有很多机会深入探讨这些关于问责制的问题。在开始问答之前，我想再介绍一下在座还有哪些专家组成员。我已经提到过 ICG 的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先生，ICG 是一个总体指导小组，负责第一大支柱 IANA 管理权移交。抱歉重复，但有时这是有用的。利兹·富尔女士是 CWG 的联合主席，CWG 管理权小组是第一大支柱下的三个小组之一，该小组处理名称提案。奥谷泉 (Izumi Okutani) 女士属于 JPNIC 和 CRISP，CRISP 是处理 IP 地址提案的小组。下一位是安德鲁·沙利文先生 (Andrew Sullivan)，Dyn 和 IAB 的架构总监，他代表的小组准备了参数方面的

提案。因此，第一大支柱下分为三块。托马斯·李凯尔特先生 (Thomas Rickert) 一个人代表整个另一组，即加强 ICANN 问责制跨社群工作组。

现在可以开始问答，另外我想告诉大家，我刚才说过希望大家就两个方面进行适当提问。一个是在 ICG 中你怎样协调、关联或整合参数、地址和名称这三个小组。第二个问题是第一大支柱 IANA 管理权移交和第二大支柱总体问责制之间的关联将如何演变。首要问题是，我们要在这里呆一周。

从这周初到这周末期望有什么进展，应有哪些不同。我知道各个小组都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当你在那个阶段提出自己的问题，以确定在这周的各个会议上能达成什么的时候，要记得共同目标是什么。各项提案所处的进展阶段各异，但重要的是在这周将其尽量整合。

那么谁想来问第一个问题？这里有麦克风。

塞巴斯蒂安。

塞巴斯蒂安·巴肖莱先生

(SEBASTIEN BACHOLLET):

大家好。我们没有口译，所以我会说英语。很抱歉。

最后一位发言人，你说这是“你们的”问题，不是你的，因为你不是那 58% 中的一员，我有点惊讶。你在使用互联网。所以与你直接相关。

如果你想，可以加入一个一般会员组织，成为 ICANN 的用户代表，我们将 — 你将帮我们做那项工作。

我的观点是我们如何利用这周的机会收集与会者的意见，而不是让他们听取工作组成员的说明。我们需要自下而上。不要再自上而下了。谢谢。

贝特朗·德拉夏贝尔： 西瓦。

西瓦苏布拉玛尼安·穆都沙米先生 (SIVASUBRAMANIAN MUTHUSAMY):

我叫西瓦苏布拉玛尼安。我们一定要分开看 IANA 问责制和 ICANN 问责制吗？如果 IANA 职能将并入 ICANN 的话，为什么不能只有一个 ICANN 问责制流程。

贝特朗·德拉夏贝尔： 谁想回答这个问题？回顾一下这两个渠道是如何产生的也许是一个回答方法。我看到法迪走了。本来很有意思...

利兹要发言吗？

利兹·富尔： 谢谢你提出这个问题。我希望我们以后会有一个简单的流程。实际上，你必须有 IANA 管理权才行。即：有合同，这些合同需要转让。至于如何处理，我们需要找出方法。该合同中有几个方面需要处理。有些属于技术部分，即：SLA，拉里刚才说了。我们对 IANA 现在的表现很满意。因此，将 IANA 从 ICANN 分离出来没有任何问题。

不过我们建立了两个工作组，这两个工作组密切协调合作，从而使我们不必做双重工作。

贝特朗·德拉夏贝尔： 托马斯，你也想说说吗，还有安德鲁。

托马斯·李凯尔特先生

(THOMAS RICKERT):

是的。我想评论一下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两个概念，以及这周的期望。

问责制跨社群小组根据先前的公共评议期结果开展工作。你可能还记得去年夏天美国政府发出公告后，ICANN 给出了公共评议期。对于在问责制方面需要做什么，社群确实做了“询问”。

我们将此作为我们工作的根本基础。所以我想这就是我们没有试图自上而下地做这件事，以及我们试图将我们的调查发现加诸于社群的明显证据。这只是开始。

我们小组有超过 160 位参与者和成员，还有约 40 位观察员。因此，覆盖面够大，不过我们在这方面的地理区域覆盖不像其他方面那么广。我想鼓励所有对此主题感兴趣的人加入、倾听并提出你们自己的意见。

我们已经把我们的工作分为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我们整理了现状。即：我提到过的公共评议期的结果，以将社群愿望纳入考量。然后，我们建立了当前的各种 ICANN 问责机制目录，以便我们清楚地了解已经有哪些机制。接下来，我们广泛地进行定义。扬·阿特提出的问题是我們用于这一工作的一个基本文件。



然后，我们据此并根据我们与 CWG 定期进行的磋商，建立了一级偶发事件目录。那么，我们需要关注哪些方面呢？我们需要对什么进行压力测试以确保我们建立的问责机制稳健？我们需要使 ICANN 对防范哪些偶发事件做好准备？

然后我们审视了社群能力建设手段，是吧？那么如果与美国政府的历史关系慢慢消失，什么可以取代这种关系呢？有人说这是美国政府的一根拐杖，我们现在如何取代这根拐杖？我们已经整理出了一组能帮助社群进行能力建设从而取代美国政府这个角色的主题。

第三，我们想出了一组 — 我们正在考虑需要建立的审核及矫正机制，我们会继续在这方面努力。

我们考察的是各种需求。我们还没有考察实施。在我们转到实施阶段前，我们想向社群核实我们是否有什么遗漏。因此，在我们的维基上提供了一个文件，如果大家愿意，可以加以评论。另外，我们也和董事会、GAC 以及各个社群交流过，我们会继续这样做。希望大家注意一下我们的外展或参与会议，在这些会议上我们为这些主题分配了时间，以收集社群的反馈。

因此，我和联合主席对这周的期望是，确保我们的工作真正兼容并包，我们能听到所有担心和更多意见，从而使实施问责机制的基础真正牢固，且问责机制被整个社群所执行。

贝特朗·德拉夏贝尔：

谢谢。下面是安德鲁，接着是帕特里克，然后是奥谷泉。

安德鲁·沙利文：

谢谢。关于我们为什么需要将 IANA 问责制提另分出来的问题，然后是广泛问题，我认为记住 IANA 职能所面向的不只是一个社群，这很重要。IANA 有各种职能。

例如，对于协议参数社群的问责制，就是另一种机制。我们已经有一个机制，对我们而言，这个机制运作良好。所以我们希望继续使用该机制。而名称社群的运作就完全不同，因为同一个组织参与两方面的运作。

我要说的另一件事是 — 我要暂时取下我的 IANAPLAN 头衔，仅代表我个人发言。对我来说，名称社群本身似乎承担一小部分 IANA 职能和一大部分 ICANN 职能。这其实是可以分开的问题。这不是说它们是相同的。你需要将这些事分开并做不同的考虑，这也许就是这一社群分开各个考虑因素的原因。但我不能特别绝对地说。

贝特朗·德拉夏贝尔：

你想现在插进来还是听听其他意见？除非是专门针对这个问题的，否则我们继续由帕特里克，然后是奥谷泉简要发言。

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好的，我叫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ICG 的联合主席之一，贝特朗刚才说了，ICG 是两个分支之一。

我们一起在这里过了周五和周六两天，在座的有些人知道，我们发出了 RFP 以从三个不同的小组收集提案。我们已在今年 1 月按时从两个小组那里得到回复。一个是域名 CWG，利兹是该小组的一位联合主席，该小组告知我们他们会在 6 月交付。

这无疑让我们当初定的时限成了问题，即没法达到该时限。让我解释一下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因为我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收到很多疑问。

我想通过回答贝特朗的问题“我们这周要做什么”来解释它。

那么这周，我们在 ICG 需要的时间也一样，对吧？这意味着我们拿到所有提案后，会就有冲突的重叠部分进行一定的评估，没有拿到所有提案前，我们无法进行这项工作。

另一方面，自周五以来，我们确定了在拿到所有提案前有很多事可做。

比如：我们可以应塞巴斯蒂安的提醒，执行自下而上流程，听取意见；我们还可以像现在一样相互进行更多交流。因为我们在 ICG 进行评估时，如果真的发现空白、重复或冲突，我们不 - ICG 将不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按照我们的章程将其退回运营社群。

大家知道，就像正式地退回问题/回答，我们认为来回最快也需要两周才有回应，然后我们再用两周评估回应。每次都必须这样来回，某些错误传达和无法协调还需要四周的时间，这可能是我们能给出的最快时间。

因此提案在送到 ICG 前越同步，结果越理想，我们作为一个社群也能更快地处理。这也是一个显示多利益相关方流程运作良好的更明确的指标。

我们在图表上、图片上、屏幕上看到些注释，显得大家似乎孤立行事。其实我们并非孤立行事。我们合作解决这一问题，不过我们将问题划分开加以解决。但我们有责任同步进行。谢谢。

贝特朗·德拉夏贝尔： 奥谷泉请发言。

奥谷泉： 成员社群的奥谷泉发言。我想说的几点，所有其他发言人都说了。

我非常同意安德鲁说的不同运营社群的问责程度或互动不同。实际上，我发现我们将其分开处理而不是合并会非常有效率。

我还有另一个头衔，即：**ICANN 问责制跨社群工作组**成员。我已经看到 IANA 名称跨社群工作组与 ICANN 问责制跨社群工作组之间的一些往来。我认为，在专注处理每个方面上我们总体做得很好，但还没有一起合作。这是一点。

我忘了我想说什么了。噢，想起来了。在利用 ICANN 会议期间的这个机会方面，我发现借此机会听取大家的意见非常有用。我们已经在号码资源社群内就我们的提议进行了讨论，而且我们已经达成了共识。但我确信，会有其他成员、ICANN 会议的参与者没有充分注意。所以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你发现、你认为我们忽略了什么，请告诉我们。

我想走正式流程听取大家的反馈很有用，当然，我相信这些反馈来自 ICG。不过请利用这次切身交流的机会。如果我们能预先听到一些口头反馈，我想会让我们对意见或问题来自哪里有个大致的了解。

我不是说我们可以正式纳入口头反馈，但听你们说对我们的提案有什么想法还是很有帮助的。谢谢。

贝特朗·德拉夏贝尔： 谢谢，奥谷。

请大家抓紧时间反馈，然后我们继续。

西瓦苏布拉玛尼安·穆都沙米先生： 西瓦苏布拉玛尼安再次发言。我那样说的逻辑是，即便 IANA 问责制和 ICANN 问责制的要求不同，即便有要求，如果我们按照 IANA 职能由 ICANN 协调的逻辑走，ICANN 的组织就相当有条理了。ICANN 有这样的问责制框架。ICANN 要改善问责流程。

如果我们把它放在一个大框架下，有针对号码的要求，这些要求作为 ICANN 问责制的一部分来检验，这样会是一个更好的行事方式。

贝特朗·德拉夏贝尔： 谢谢。

请讲。

丹尼尔·凯伦博格先生： 大家好。我叫丹尼尔·凯伦博格 (DANIEL KARREBERG)。我代表我自己发言。我是一名工程师。我在这里有一段时间了。我从这次会议以及前几周会议上了解到的是，我听到 NTIA 说，噢，那是不是有点复杂？特别是对 CWG 流程。也许我们在自己的流程上也应考虑这一点。我想再补充一下奥谷和帕特里克所说的内容。

如果这整个流程我们只是走形式，就不会有结果。因此，我认为既然涉及最终提案制定流程，我们在相互交谈时，应尽可能抛开不好意思。我认为这很重要。



我的问题是 — 当然发言需要提问。问题有点针对 CWG。我想知道 — 我发现我在叫板。这不太公平。

我想知道：有没有什么可能真正地将事情简化？有没有什么可能一旦将事情简化后，送往 ICG 的速度实际上会比你们最近预想得快一些？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问题。而不是什么建议、需求、批评什么的。这就是一个问题。

贝特朗·德拉夏贝尔：

利兹，恐怕这个得你来回答。

利兹·富尔：

好的。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如果有可能将事情简化，我们最初给出的模式收到大量意见说太复杂。所以现在 we 发出讨论文件，我真的希望你整个读一下我们想要采用的两种模式：外部对 ICANN 模式和内部对 ICANN 模式。我希望这能提供机会使其更简单，如果社群希望这样。

我们力图兼容并包各种模式，我认为现阶段不要结束任何模式非常重要。这就是我们为什么编写这个讨论文件。我们发出一些问题。

我们在周四会有一个问答会，届时我希望大家尽量参加，并带来给我们的反馈，因为与所有其他组织一样，我们对反馈非常感兴趣。

如果这样能将事情简化，老实说我不知道，因为这...嗯...不同的小组希望我们朝什么方向走。我们其实正在试图找出一个整合这里所有希望的解决方案。我们有非常复杂的 gTLD 和 ccTLD 社群，他们希望的事物呈现方式和需求不同，扬刚才已经提到。他们有相同的需求吗？我们不确定。因此，我们力图找出一个解决方案来实现每位客户对 IANA 的需求。

你说我们能不能快一点，我希望我们可以快一点。不过我们已经尽最大努力工作，我知道我们在占用很多人的时间。目前，我们一周至少要开两次会。我们打算继续尽快工作，同时又无损提议的详尽和全面。

谢谢。

贝特朗·德拉夏贝尔：

谢谢你，利兹。

借此机会强调一下本幻灯片的重点。大家可以看到左边是我刚才提到的三块，但我们没有详解介绍加强 ICANN 问责制跨社群工作组的那两块。两个工作流程的区别是，一个更侧重于 IANA 移交的必要层面，另一个工作流程关乎更通用的问责制。

大家知道，有关 ICANN 总体问责制的问题也已并入《义务确认书》所确立的透明度审核小组履职问责。所以在问责制问题上有很多讨论。

提醒一下，不是讲很久以前，发出 NTIA 公告时，首轮讨论就是关于移交和 IANA 管理权移交。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在会议期间，我甚至记得就是在新加坡，提出需要第二个渠道。坦白说。我的意思是，我们别糊弄自己。很明显，移交 IANA 管理权是利用杠杆改进 ICANN 从而更好地执行其他职能的时刻。

我想说得更明确点。这是一个总体思路。

另一方面，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利用这个杠杆，即：这个特殊时刻；不过，不要以为我们能在这时令 ICANN 完善，因为这会带来另一组更替。

因此，我认为务必了解：提出第二条渠道这个问题的时间大致是在一年前在新加坡这里；自此，拉里可以证明，ICANN 和 NTIA 以及许多其他利益相关方都明确提及，这两个流程需要并行，起初不一定很明确，这就是为什么巨大的机会和微妙的挑战并存的原因。

我可以证明 CWG、ICG 和 CCWG 大力合作。我看一下议程，我发现实际上没有如何进行关联的联合会议，因此我个人建议各个会议更公开地邀请其他小组，以促进这周的沟通讨论。

托马斯，请你发言，然后是利兹，接着是富迪先生。

托马斯·李凯尔特：

好的，既然你提到了工作流程 1 和 2，我就想略谈一下，我还想以此再次力邀大家参加我们的参与会议，我认为是个很重要的会议。

看看我们在社群能力建设方面所收集的主题，你会看到：必须有一个能批准 ICANN 战略计划和预算的问责机制。它必须能否决或批准章程变更。还有，它必须能防止 ICANN 变更或扩大其使命。必须有一个能推翻董事会决定或罢免一名或多名董事的机制，作为所有其他手段都失效时的最后手段。是吧？

但是如果看看这些在我们看来需要设立或者致力于的衡量标准，如工作流程 1 的定义，就会发现社群基本上具备各种手段从而可以在后面阶段推出某些其他问责机制。由于在移交前，充实一切、测试并实施一切并不现实，但如果你能控制命令，如果你能在必要时让董事会采取行动，如果你能在必要时推翻董事会的决定，如果你能罢免董事，你就有摆布这个组织，或者在必要时颠覆这个组织所需的一切手段。而这，我要说，我们工作组初步认为是工作流程 1 需要完成的。谢谢。

贝特朗·德拉夏贝尔：

谢谢。还有什么人...没有了吗？

富迪先生。

保罗·富迪：

大家好。我叫保罗·富迪 (Paul Foody)，作为域名注册人发言。

如果像你们说的，克林顿政府在 1998 年设立 ICANN 时有此意图，我想知道为什么去年比尔·克林顿又跑出来说他反对？

贝特朗·德拉夏贝尔： 我肯定埃拉会抓住这个机会

埃拉·麦格辛纳： 是的，我要回答。

首先，他没这么说过。我认为，这虽然广泛报道，但我想他的话是这一流程的反对者断章取义。

保罗·富迪： 你认为这是媒体的问题。

埃拉·麦格辛纳： 抱歉。

保罗·富迪： 这是媒体的问题。

埃拉·麦格辛纳： 嗯，你知道，这不仅是媒体，让我解释一下。

我和他谈过此事，他仍然坚信我们定下的政策，应该有这一流程。他说的这个问题 — 他在不了解具体背景的情况下被问到一个问题，那个问题是关于互联网是否会被想关闭它、控制它的政府占领，这是在美国政治讨论的环境下提出的。我不打算说是哪些政府，但意思是，会违反互联网的开放。

然后他向一个专家组中与他谈话的某个人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你对此怎么看”，但问题的含义其实是“如果你想试图审查互联网或关闭它，是不是一件坏事。”你知道，回答当然是“是的”。

然后这就被美国政坛上一些想让美国继续控制互联网的人拿来说在这点上，比尔·克林顿站在他们那边，其实他没有。

因此，我能和你说的是：已经完成的问责制工作非常重要。我认为，对克林顿总统、对我以及对对我们大家都很重要：当美国政府放弃这种权力时，有一套原则，不管形式如何多样，但都关乎互联网的开放、互用，以及防止互联网被某些商业利益所掌握等等。是铭记那些原则，以及有一套问责机制来确保今后的政府间行动或商业行动，或今后的董事会不违背这些原则。这是关注重点，我想我们大家可能都有这方面的关注。

我想，大家知道，他可能就此说过或没有说过什么问题 — 我们现在在录音，所以我要小心用词，他的家庭里可能有一名成员决定。

[笑声]

埃拉·麦格辛纳：

—— 进军美国政坛。现在还不知道是否会这样，但如果是的话，他就事件的意见就成为她间接就事件发表的意见，这样就变成了一种非常复杂的家庭政治 ——

保罗·富迪：

他们可能会谈这些事吧？

埃拉·麦格辛纳： 随时都谈。但家庭政治是件非常复杂的事，我可以向你保证，常常比全球政治还复杂。

[笑声]

现在，我说得过头了，就此打住了。

[笑声]

不过无论如何，请相信他是支持这一流程的。

保罗·富迪： 非常感谢。

贝特朗·德拉夏贝尔： 谢谢。你要发言吗，切尔西？不要，抱歉。

[笑声]

还有其他问题吗？如果没有，我想这次专家组会议就圆满结束了。

再次重申，看看接下来的这周，我想我们已经重点作了介绍，我欢迎大家详细了解这一架构，因为它切实说明了不同的渠道，以及在这周如何追随不同的会议。不但追随，而且提出意见。有很多文件，但我希望这周要讨论的主要问题已经在这次会议上做了重点介绍。

我个人想强调的重点是，各种讨论一路下来，出现了许多整合，评估这些整合是一个难点。亲身莅临这周的 ICANN 会议始终是必要的，最好是记下哪些要素已经实际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或协议，尤其是就目标达成一定程度共识的要素，即便讨论会继续进行，也可以将其归入正确位置。



我不会再细讲。有许多会议。但是，我想强调的是，我试图在各次参与后挑出一些词。这一周，重要的词和对要达成目标的了解都在增多，这很重要。

即：正如我们讨论过的，移交公告这个非常重要的契机引起了整个 ICANN 内非常重要的自我意识和自我完善。

前面说到，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而这周可能是协调不同流程的最重要的一周。

最后，利用剩下的几分钟，我们可以从最后开始，托马斯先讲？

你们能否用两句话说明你们这周真正想达到什么目标。在你领导或参加的各个流程中所处的讨论阶段，你们希望大家仔细考虑并提出意见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什么？

托马斯？

托马斯·李凯尔特：

好的。恐怕我要重复我的问题。我们已经写出了临时工作成果，我们想让你们大家审核一下我们的工作做得好不好，是否有疏漏？

安德鲁·沙利文：

我正忙着记笔记，没法 — 从我们的角度看，我们认为重要的是，我们致力于我们尽力达到的小范围职能，我想这种方法有助于建立这方面的思维。大家知道，先致力于小范围职能，然后就能推及到大问题。

有那些大问题，但我们有一个力图完成的非常具体的移交。让我们把重点放在那儿吧。

贝特朗·德拉夏贝尔： 奥谷泉请发言。

奥谷泉： 正如我刚才所讲，我有兴趣听人们从协议参数观察到的任何不符，但不仅仅是这些。大家知道，有一种被视为名不副实的情况。我非常有兴趣听到大家的反馈，我已经通过重点讲述协议参数中的部分内容听到一部分反馈。

贝特朗·德拉夏贝尔： 利兹要发言吗？

利兹·富尔： 是的。CWG 真心希望就不同模式进行一次积极对话，因此我们发出了几页长的讨论文件，我想有 10 到 12 页，以说明正在使用的模式。我们有一些问题，我们想得到反馈、进行对话、收集好点子等等，只想了解社群在这些问题上是什么态度。谢谢。

贝特朗·德拉夏贝尔： 帕特里克请发言。



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好的，我想从现在开始的一周内，收到利兹的电子邮件，说——

[笑声]

[掌声]

贝特朗·德拉夏贝尔： 不要感到有压力。

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我们，在社群的帮助下，并根据收到的对我们文件的良好反馈，我们已经找到一个模式，能让我们在 5 月 10 日向大家和 ICG 交付成果。

贝特朗·德拉夏贝尔： 哇，

[笑声]

扬？

扬·阿特·斯科尔特： 很认真地说，我们对于将这些问责提案推向更广泛选区的人之间的问责关系给予了认真、全面、彻底的关注，因为大家都不想最后推出的提案因没有涵盖更广泛的全球社群而饱受批评和攻击，我不认为大家想有这个软肋。



贝特朗·德拉夏贝尔： 埃拉？

埃拉·麦格辛纳： 我只想重申一下，我认为有一个完成这一工作的政治机会期，大家应该快些行动。没错，要有广泛的基础、自下而上，但也要迅速行动以抓住这一机会期来正确地完成这一工作。

贝特朗·德拉夏贝尔： 拉里？

拉里·史特里克林： 我想大家都太客气了，所以我要来点儿尖锐的。

显然，我在的这段时间里，CWG 工作成为完成这一任务的重要途径。我想看过 CWG 和 CCWG 演示报告的任何人都明白：CWG 所关注的很多方面，在我看来似乎与分配给 CCWG 的任务完全重合，我想该社群真的应该坐下来好好想想为什么有两个渠道关注同样的事，能不能再有效点将问责制问题提交 CCWG。

[掌声]

贝特朗·德拉夏贝尔： 特里莎，你想

特里莎·斯旺哈特： 大家要在这里呆一周。有些人已经在这儿呆了很长时间了。利用这个机会找出如何达成共识和协议，从而解决问题。还有很多其他工作要做，谢谢。

贝特朗·德拉夏贝尔：

谢谢。我想我应该感谢拉里和平常一样强势。

我最后想就他的发言说，从那些讨论中可明确看出：两个渠道之间的关联是我们这周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不管结果是什么，不管是该合并、转移还是什么，两个渠道之间的关联是关键。为什么？因为在 CWG 的大多数讨论，如果我说错了请利兹纠正，是不同观点之间的讨论，有些人说“我们不相信 ICANN 的总体问责制能充分有力地保证 IANA 职责的切实问责，因此，对于 IANA 职能，我们需要一个专门的、非常细致的问责机制”，而另一些人会说，“有些人说我们需要发展 ICANN 的问责制，如果我们做得得法，就能提供一个将事情简化的解决方案。”

这两种立场都合理。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理由。

我个人认为，正如拉里刚才指出，两个渠道之间的关联问题是大家在这周可以讨论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我前面说过，将会召开各种会议。请将要主持和将要参加那些会议的所有人，尝试利用会议在两个渠道之间牵线搭桥，因为这可能是让我们通过这一周的工作取得进展的一种方式。

好了，我们出奇地只是超过了一分钟，非常感谢大家在周日下午出席，好好享受这美丽的一周，外面天气很好，下周绝对见不到这样的天气了。

再见。

[掌声]

[会议记录结束]